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

碑

表忠觀碑

熈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

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
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
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
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
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旣覆其族延及於
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
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
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
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
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

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
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
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
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
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
人絕類離羣奮梃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
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
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
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

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籠相望大貝南金五朝
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
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
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
牧愧其後是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
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
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
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

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眞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荅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

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

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旣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眞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護其藏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于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

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旣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脩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

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服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貞

歸行大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迄
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
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
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
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
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
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
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
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

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亡

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儉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損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荅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

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

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築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之德

我膺受之篤其成材于石之鑛藉石之廉相以緒
詩震于四海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膝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恐跡跨下消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

戰必勝攻必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木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荒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䑸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

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荅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

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
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
爲人英漫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
社村年廿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
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
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
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
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

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頴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頴閒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録云自景龍以來頴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旣而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

自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頻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泠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

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療疾癘驅攘螟蝝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其饛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饋醴玉饔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乎格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葢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葢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

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

之上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

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汪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琥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者得八

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幘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儋漢之世封其神為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斷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矴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昔張華

使其客雷煥發鄷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
厥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
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
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
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
駕蘇軾以罪謫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
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
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
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産紫鱗魚民莫敢犯
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

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遙遠鰕龍鷄鶋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司馬温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

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大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

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絶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

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
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
車者葢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
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旣葬皆言民哭公哀
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葢數萬人而嶺南
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
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
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
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
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
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
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
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
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
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
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
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自君實其先河内人
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

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
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
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
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
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
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
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
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
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
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

忠竟以讒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
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
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
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
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
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
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
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
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

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别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凛凛乎鄉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楨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塟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淸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鎭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

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葢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

射乃出勣於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

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旣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旣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淸廟神考之功

趙淸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淸獻趙公旣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旣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

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
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
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
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
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
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
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
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
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
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

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余

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
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
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
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
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攺著作佐郎
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
獄病癧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
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
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第處士孫處爲作孝
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

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從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會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

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眞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眞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眞卿刁約不當以無罪

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克寘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荊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

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者
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克梓州路轉運使未
幾移益南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
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
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
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
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
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錬出入禁中公
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
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爲

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强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旣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疎鑿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告虔易舟而

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例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

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
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
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
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
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
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
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
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
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
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

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
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
之何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
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
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
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
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
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
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
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

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能財利而輕失民心不能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卽求去國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騈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

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
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
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
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
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
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
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畧而燕勞閒
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
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
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淸愼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

餘皆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劒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决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蠭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巳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

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
先之民樂從馬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
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
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
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
廟堙圮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
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
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
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
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

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屼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屼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三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岏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屼

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
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
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歛且葬者施棺給薪
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
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
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
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
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屼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
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
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

眞世人標表葢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焉京相繼守成都專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强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葢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亦有聞黄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淸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

不專於寬舉出猛政嚴而不苛其在言論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瑕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illegible]敘并

[illegible]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碑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子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

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
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望

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

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旣至六符館之反往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

取於北朱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

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鈌耳非違約也晉高
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
代事宋興巳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
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
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
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巳
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
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
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
神豈可欺也哉虜人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

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孝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

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

無事葢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眞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𢎞字彦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懐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

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泰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

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
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
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飮
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
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
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
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
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彬延帥范雍鈐轄盧
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
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董用都監李

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詠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爲陜西都總管又以

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脩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

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
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
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
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
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
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
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僉宰相以內降納上
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
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
爲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湖湘公言二人之降

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

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

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來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

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燕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决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

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譏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譏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

居者皆給其祿使與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煑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

得粥皆僞什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其黨張握等得劍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都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尚書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賜遺

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畧安
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
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
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
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
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
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
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
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

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五上章辭位相且言眞宗以前不輕以此

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公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
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
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
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
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
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
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
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

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遷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京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以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

天節虜使當上壽數來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厲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阯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

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熈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彦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八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彦博彦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閤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

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大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文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蔡太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智

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illegible]
儼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illegible]
服其心無一語之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
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
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
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居家凡三上章皆
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
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
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
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

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莊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

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
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
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
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
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
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
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
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
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

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譏之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西戎北狄覘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

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儇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厭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則刖人孰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毋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克其

謠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救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瀨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趙康靖公神道碑 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

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

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餘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禮黃金以

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者賦詩三十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

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䪸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巳而選充者䪸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䪸歙州一郡服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

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
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
罷歸起監洛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
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
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毋我不忍犯遂寇
廬壽犬牙不入境召脩起居注朝廷欲用脩玉牒
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躐
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
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
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毋

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毋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毋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且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毋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穰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還之河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論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董吉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

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

日忘也嘗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常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辭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

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眞宣德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韡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强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薦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仇人

報怨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羣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巳俸償之公所爲大畧如此至於敦尚義舊薨死養孤葢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葢知之詳矣元緒以

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仁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倿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無金如錫置之不慍用之不懼帝嘉其心長者之然遂援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

難云遽不敢公在朝廷請恭寡言不忮不求孰知

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後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

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興千矣言語與衣介而北滄請以詰終日
其努齊帶洛強布皿而辨撇決以洋決大以豐今
言不剋公有成昆恭惠言不刻京策施梓

銘

卻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鋑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噉齧棗栗撥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蹋壁家為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晝出羣鬬相視睢盱舞于端門與

主雜居猫見不噬又乳于家狃于永氏謂世皆然
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
是以爲不誠試之爾旬凜然以驚夫猫鷙禽晝巡
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乎穴走赴如霧碎
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
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
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玉堂硯銘 并序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
與可屬蘇軾子瞻爲之銘曰

坡陁彌漫天潤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潏[illegible]
出與可之筆盡南山之松爲煤無餘潤陵陽之溪
維以濡之硯大如四塼許而陵州在高山上至難得水故以戲之

鼎硯銘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赐蟲隕幷喪厥喙羽淵之化帝覛尾不周僨裂東南圮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名其聲加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凘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并敘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寵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一噓而泫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厚

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孔毅甫鳳咮石硯銘

昔余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黯黮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泉此其大凡也爲然爲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鵬而一鶚

鳳咮硯銘 并序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緻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頎以爲硯余名之曰鳳咮

然其產不富或以黯黮灘石爲之狀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爲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賴之賊洄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爲誰出

鳳咮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爲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芾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御探奇發瑰攘於彭蠡斲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貫

黼硯銘并序

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

黟歙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縠理金聲而玉色也雲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丹石硯銘并序

唐林夫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蕖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余蓋知之銘曰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爲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予中洲藐我玄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當明哲廟其

端硯石銘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才贈以端
硯且銘之曰
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效
紙佴泉致滴斬几信鉤以全吾直

端硯銘

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兹
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黄魯直銅雀硯銘

漳濵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宜隔人亡臺
隳得反天宅遇發丘龐復爲麟獲纍然黄子玄豈

尚白天實命我使與其蹟

程公嗇子石硯銘 并引

公嗇躬自採石嵒下獲黃卵剖之得紫硯銘曰

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黃胞白絡孕此黝頳巳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墨也旁死魄忽玄雲之霮䨴觀玉兎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邁伯德與讀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閟重湫得之艱豈輕授旌苦學畀長頭

卵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險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居餘廿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爲
散人出叢書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爲硯舊肖而瓢質以汝爲瓢硯剖而腹實飲
西江之水吾以汝爲蠡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
即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
止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
以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予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頥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稍加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眞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畧是故可使而不可褻

也

天石硯銘 并序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

散亂明年至黄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
年七月卅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
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
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漢鼎銘 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
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
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
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

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覦三虎之垂涎而覬已也絶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蓋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

之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鼎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石鼎銘 并序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爲軾生日之餽銘曰

石在洛書爲器隸從革矢砮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
恐爲釜爲鬲居焚不災允有三德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甗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
魯取之以兵書曰郜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
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亨以其
薪爲苦爲甘咨爾學人

文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
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

似僕與可始作楚辭故有長音似若之句響思論琴云攖之深醉之愉此音爲指法之妙耳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水響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哆弇則鬱長甬則震無此五

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鍾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寶如是
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羅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夫
其蕩枝蟠葉戛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媧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
古之猶今木聲犂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鈞其

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虔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爲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根

襏襫大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闒然於一葦之航與鷗鸕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是謂魚根

九州璜

釣漁得九州之璜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沉乎射鮒之谷委虵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稠偪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

畀之耶其天性之耶

楊次公家浮磬銘

淸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室

法雲寺鐘銘 并序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鍾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侯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鍾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曰

有鐘誰為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為五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臥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 并叙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一作東募千人為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為之銘曰

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為模鑄成無漏

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遍滿無
邊空

徐州蓮華漏銘 并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决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

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羸使凡為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裙靴銘 并序

予在黃州時蒙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寶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縰縰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金星洞銘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道蚪起凝陰嘘堅出怪璋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丹石決癰疳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几

名相因皆此比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
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鵲抵
胥棘維伯時父吊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劒
瓌鍼珌錯落其室晩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
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
國如伯時父頊然環玦援手之勞終覬莫拾得褒
衽我匪玉欣戚倚和父銘之維以眎德

菩薩泉銘 并敘

侃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
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欵識阿育王所鑄文殊
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
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舡舡復
没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
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
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
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峩眉五臺所見葢遠師文
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
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

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六一泉銘 并序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

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葢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

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卓錫泉銘 并敘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於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
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
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
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
蓋其人乎辨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飲及牛
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
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參寥泉銘 并序

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
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

明石泉槐火之句謂其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曉聞道夢幻是眞身即是夢夢即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

宋何伸寶剪汝祠

何公橋銘 英州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鵜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湍彼濫觴蛙跳鯈遊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氷坼雷解坐使此邦畫爲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吏此百難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堤

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讙呼闐
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覩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
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
朱仲卿食於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
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葢千三百一
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
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
葢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

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於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眾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粲然畢陳于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遠遊庵銘 并序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

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
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笑
而少留乎

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
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
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
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
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遍滿無雜壞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無荅洞然神光照毫髮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旣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惟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桄榔庵銘 并序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贔屭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氣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苦堂奥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濛之都乎

三槐堂銘 并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

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

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葢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録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山堂銘 并叙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
瀆圯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累爲
山五成列植松栢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
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裒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爲
堂踐城爲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德威堂銘 并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
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
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

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眞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

聞彊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
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
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
於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
之典用皐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
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
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
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
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
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

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秖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清隱堂銘

巳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爲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旣情忘本無住處八萬四千劫火洞然但隨他去何處不然

四達齋銘 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

有藏於中必諜於外帷幔墳墻皆盜之媒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攘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雪浪齋銘 并引

予於中山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

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織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思無邪齋銘 并序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

念而無所覺於是名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夢齋銘并序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

士曰世人之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輙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日之為何日我爾之為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為之銘曰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

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遇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若寐無爲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愛爭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中積瑣瑣得之戚戚忿欲生火沃以遠水井白無波天下爲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惠我光華

談妙齋銘

南華老翁端靜簡潔浮雲掃盡但挂孤月吾宗伯

圓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毗耶城奔走竭蹶二十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爲鏤冰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荅

澹軒銘

以舩撐舩舩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争其自許叢林之一害豈虛

名也哉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凉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往既薺我荼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

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
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
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可為鄉神
馬尻輿孰為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
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
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尾銅雀石門阿房俯仰
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襄九淵之神龍泐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
嶽而棲神矧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

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鼇黿岌飛簷與鐵柱揷清江之漪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面之老人于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蛭螾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授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

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敘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藏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濛泣作禮有比

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蒙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見之　眞相院僧法泰方爲塼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葢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

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
泰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
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舍利示人天偉哉有形斯
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烟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
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奠山川棺
槨十襲閟精圓神光晝夜發層巓誰其取此智且
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
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
齊魯窮海壖憤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

生生世世離垢纏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適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跪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答

寄之盲聾但見龎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益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爲幾說我法不

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咨爾學者云何覽閲自非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受則相陵奪惟囘屢空無所不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密施此法水以灌爾聽

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并序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爲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備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

者乎是以古之眞人以心為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化如佛所言皆眞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精槁之餘化為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堅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備意必眞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

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窣堵波置閣上

銘曰

眞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含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爲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我非與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

由端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惠州見而問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

南海舍利當袖放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

者得古玉璧試取以爲舍利若合符契

六曉偉夫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窣堵波

門

與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合九州化身性海

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柔休結分寶

珠散若流流行四方獨此留冊犀微突何是酬